



蒋勋：我把美当做信仰

“城市经济发展以后，人会变得孤立，人们之间都在防卫，我觉得美分离了个人，让人们有了对话的可能，最后会让彼此有一种包容，如果这些美的记忆不急迫地在短时间内完成，城市就会变得荒凉。”

◎ 采写 | 《小康·财智》记者 晁珊珊



美之于自己，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，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。



依然牛仔裤、黑色毛衫，红围巾不经意搭在脖子上，蒋勋的胸前还挂着那块春秋时代的玉。

从北京剧场座无虚席的千人看台向上看，他遥远又切近：美学大师、画家、诗人和作家一系列的光环将他置于“远观”的境地；但只要他一开口，柔缓的语调和轻抚思绪的语言又让人觉得他就靠在你心灵的近旁。

在蒋勋的眼里，台下的数千人像是数千只紧闭的蚌壳，渐渐地，他发现这数千只蚌壳在慢慢地张开。“蚌壳那么硬，是因为内心太过柔软，太容易被伤害，太害怕被伤害，所以紧紧地闭合”，他将美变成一种打开蚌壳的力量，打开了，他看到了里面的微笑和眼泪。

母亲是最早的美学启蒙老师

2岁时，蒋勋随父母逃亡到台湾，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告诉蒋勋，她是旗人，因为辛亥事件自己家里被杀得只剩下一个男丁，她叮嘱蒋勋，不要和任何人交代自己的满族血统。上了学的蒋勋在课堂上学到了满清政府那段历史，回来指着母亲说，“腐败的满清政府。”她觉得又可气又好笑。

蒋勋的父亲是军人，只要看到他总是那两句话，“功课写了没？”“这次考了第几名？”父亲经常一个人睡在板凳上，一整夜不翻身，五点钟准时起床离开家。多年以后的现在，蒋勋依然觉得“父亲”这个词，足以代表一个神话。

父母感情不和，经常吵架。有一次，蒋勋问母亲，“你为什么嫁给他？”，母亲看着他愣了半天，“因为他帅。”现在蒋勋明白，母亲从小看戏曲，所以对爱情有梦幻的期待。

那时候，蒋勋的母亲把看电影当成人生最大的消遣，“如果哪一天她提前洗澡，擦上香水，那一天她一定是去看电影。”

蒋勋没有遇到过比母亲更会讲故事的人，他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绕毛线，一绕就是三个小时，整整一本《白蛇传》的时间，这是蒋勋最早的美学启蒙。

后来，蒋勋读了美学，他用母亲的感性去背叛父亲的规矩人生，但也奇怪，虽然他一直抗拒一成不变，自己的生活却异常规律——早起，工作按计划进行，就跟他父亲当年一样。



>> Introduction

蒋勋简介

台湾知名画家、诗人、作家、美学大师。福建长乐人，生于古都西安，成长于台湾。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、艺术研究所毕业。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，1976年返台后，曾任《雄狮美术》月刊主编，《联合文学》社长，先后执教于文化、辅仁大学并任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。著有小说、散文、艺术史、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，并多次举办画展，深获各界好评。共著书四十余本，包含诗集、小说。近年则致力于美学主题。

33

即使在大城市里，我们还是可以活得很悠闲。人要能自在、独处，不是依靠外在环境，而在于心灵的感知是否敏锐。

22

蒋勋代表作品
《美，看不见的竞争力》
《孤独六讲》
《蒋勋说红楼梦》
《破解高更》
《破解达文西》



多年以后的今天，蒋勋谈到母亲，他记得母亲刚刚过世的那段时间，他常常能闻到母亲的味道，“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幻想，因为我跟她太亲，那个气味一直出来，还是真的有那个气味我不知道。”

我这样学习和教授美

从台北的师大附中到强恕中学，年轻时的蒋勋主动放弃学校教育，“在一次次的考试和一次次的学校主体教科书的要求里，我的感动是被打击的。因为这种教育无法了解一个生命在美的面前感动的那个时刻，需要一个多么大的包容力量。”

直到二十五岁，蒋勋在台湾一直接受不断的考试教育。接着，他去了法国，在巴黎，蒋勋最终找到了归宿。

那是 44 台币换 1 美金的年代，他急迫想赶紧完成论文，早点毕业，

为家里省点钱。他每天跑到教授那里希望能跟他讨论论文，教授总是跟他说，“有一家咖啡店的咖啡很好，我带你去。”到了咖啡店，蒋勋马上拿出论文，刚想讨论，他的教授跟他说，“你猜这是哥伦比亚的咖啡和哪个国家的咖啡混合做出来的，配方比例是多少？”后来蒋勋明白，教授是希望他回到生活的感觉，“你要写美学的论文，但是你对生活没有感觉，怎么写呢？”

后来他跟着教授吃了法国三百多种奶酪，分别说出它们有什么不同，教授问他，“你尝尝这个的品味有什么不同，像不像 Baudelaire 的诗？”后来他在东海大学教书，同样把他的学生带到菜市场。早市散去之后，他让学生凭借味道找到每个摊位所卖的蔬菜品种，在生活中学到美。

一次他的教授问他，“你要写米开

朗基罗，你怎么连意大利都没去过？”蒋勋不好意思，“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太好，可能不够搭车。”教授马上说，“旅行不一定要花钱啊？”说着，他带蒋勋到了蒙布朗，傍晚 5 点，教授把他一个人丢在路边，“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他没有走，是躲起来看我怎么搭便车。”那个时候欧洲人喜欢胸前画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上自己想要去的地方，蒋勋用这种办法，搭上了生命中的第一班车。后来他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常常在自己的牌子上写“哪里都可以。”用这样的方法，蒋勋几乎免费游历了整个欧洲。他的教授惊讶，“你真是青出于蓝。”蒋勋告诉他，中国宋朝有一句词，“今宵酒醒何处？”

在台湾教学的时候，蒋勋发现，台湾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了，所以自己独立面的生存的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，他给大一的学生第一个假期的作业是，一个学生必须自己背包去另一个城市住三天，在那里写一封信寄给他。很多孩子家长打电话跟学校反映不满，蒋勋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解释，“如果在这个年龄不走出去，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将来他们更危险。”

美，看不见的竞争力

台湾东海大学面积很大，校园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。特别是春天的花季，一片灿烂。

一次，他在课堂讲课，学生们都把脸转向窗外外面的花丛，开始蒋勋有点失落，“你那么努力地讲课，但是你的学生却把目光放在户外。”后来他想明白了，“我如果要讲美，我所有的语言加起来其实都比不上那一朵花。”

一个春天的花季，恰好是那些二十几岁年轻的生命应该感觉到的，那个年纪的生命应该在花丛里得到很大的震动。蒋勋当时做了一个决定，



33

稳定的生活中，制造一点危机，生活才有意思。

99

他说：“好，你们既然没有办法专心听我讲课，我们就到外面上课。”他们坐在花丛中，所有同学都在欢呼，毫不掩盖他们的高兴。

他们坐在花的底下，看着那些花，那些花掉下来，蒋勋问，“什么样的花才能算美？”学生列举出各种不同颜色的花，这时蒋勋说，“台湾的栀子花、含笑花、茉莉花都是白的，百合也是白的，他们没有颜色，形状很美，更重要的是它有香味。”把花的色彩、形状、香味全部加在一起，他们赫然发现，花是一种竞争力。

“如果花没有高彩度的红或者高明度的黄，它很可能没有办法被蝴蝶和昆虫找到，如果在三四天它绽放的时候，没有机会授粉，这个花就等于白开了；为什么白色的花香

味这么浓郁，你可以好远就闻到玉兰的香味、含笑的味道，因为它没有色彩去吸引蜜蜂和蝴蝶替它授粉，所以它其实应该是没有竞争力的，结果它发展出另外一个竞争力，就是嗅觉气味。”

蒋勋开过画展，画过百合，所以他最怕别人问他，“你是不是很喜欢百合？”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我如果说‘是，我很喜欢百合。’他很可能接下来会问：‘那你不喜欢玫瑰？’那我就完了，因为我们常常在做是非题、选择题，可是我们能不能回答说，其实我没有办法说哪一种花是最美的，因为它是另外一种花不能取代的。”

所以蒋勋会告诉你——美，第一，是回来做自己；第二，是他人不能取代你。②

33

我有一个梦，总觉得自己是一棵树，根在土，种子却随风云走去了四方。

99